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二

宋建安袁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

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

為封州刺史

劉謙卒子隱為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為清海軍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

盧瑊譚弘建
作亂隱以
斬之迎薛王
知柔入視事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平知柔行至湖南
州牙將盧瑊譚弘建據境拒之使弘建守端州弘建
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
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建遂襲廣州斬瑊具軍容迎
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衮舉兵攻廣州州
將王瓌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
韶州將劉潼復據演滄隱討斬之

五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

以彥若代
知柔

度使代薛王知柔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遣表
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三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
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

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

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

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

大破隱於城南隱犇還全播悉功讓諸將光稠益

隱不從陟言
取子譚全播

隱厚賂朱全
忠得為清海
節度使

賢之

天祐元年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
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
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
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絳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
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
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待中仍

以隱爲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蔣
郃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
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爲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
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

卒巖襲位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爲節度使

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塞刺史刺史無武人

劉隱卒弟巖
襲位

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於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逆之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

巖不肯事梁

巖卽帝位

巖以吳越主鏐爲國王而巳獨爲南平王表求封南
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
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由是貢賦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卽皇帝位
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爲
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
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
仁曰太祖文皇帝文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
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十月越王巖遣客

巖立馬氏爲

省使劉瑋使於吳，告卽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
女也。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
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於蜀。

漢何詞言
莊宗驢淫不

足畏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
何詞入貢，且覘中國疆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
帝驢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蘇更名龔

曰龔

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
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
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
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垣以隱之伏壯
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
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
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副練使

蘇章敗楚兵

遣梁克貞李
守鄜攻拔交
州

李進受楊廷
藝賂交州遂
陷程寶戰死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龜圖爲康王弘度爲賓王弘熙爲晉王弘昌爲越王弘弼爲齊王弘雅爲

楊洞潛真諫
不行逐病卒

韶王弘澤爲鎮王弘操爲萬王弘果爲循王弘暉爲
思王弘邈爲高王弘簡爲同王弘建爲益王弘濟爲
辯王弘道爲貴王弘昭爲宜王弘政爲通王弘益爲
定王未幾徙弘度爲秦王

潞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
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
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
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
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

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
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隣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
議大夫李紱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
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
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

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院御史王翽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

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王丑高祖殂高祖爲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

秦祖弘度卽
位更名玠

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
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
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
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
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太盛秦王弘度卽皇帝
位更名玠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
太妃秋八月漢葬天皇帝於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
樂酣飲夜與倡婦縱行僇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

弘杲請斬劉思潮等反被殺

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漢中宗旣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冬十月漢王命韶王弘雅致仕十一

於殺弘昌

於殺弘澤弘雅

於殺劉思潮
於殺少彊林少良
於殺何昌廷主
於殺

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
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漢以戶部

侍郎陳偓同平章事夏六月乙巳漢主幽齊王弘

弼於私第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於邕

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弘雅九月漢主殺劉思

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翺嘗與高祖

謀立弘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三十三

族誅陳道
庠及鄧伸

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特
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愍獫此書有誅
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立
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

晟殺弘弼等
六王

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
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剗剔
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爪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

歲以盧瓊仙
黃瓊芝參決
政事

歲遣潘崇徹
啟唐兵

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奔中知新等
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
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
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
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勲舊誅戮殆盡惟宦
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
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

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荆王，保興爲楨王，崇興爲梅王。南漢大

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爲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其泉宮使林延遇賜醢殺之。邕州二王，弘邈子也。

屢遣林延遇
殺弘邈

延遇死國
人相賀
道薦龔澄
樞自代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
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其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策南
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
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
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唐爲
湖南所閉乃治戰艦脩武備旣而縱酒酣歌曰吾身
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將世宗
取淮南

許彥真龔澄
樞李托等誣
殺鍾允章

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劔登壇
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
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
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
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
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
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我
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
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

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官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張溥曰：劉龔有子十九人，耀樞、龜圖早死，龔憂。洪度、洪熙不足任事，與王翻謀立洪昌。且云子

孫不肖。後輩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因泣下。歛
歔。既蕭益人問疾。以立長爲言。洪度卒得立。卽
位。未幾。洪熙弑之。誅戮諸弟無遺。二主狼戾。夔
有先慮。使立洪昌。可以無悔。蕭益一言不幾爲
殷太史續哉。洪度臨殞。樂飲墨線挾娼裸男女
爲戲。山海間盜賊競起。醉酒遇弑。無道固然。洪
熙殺兄屠弟。淫刑以逞。害洪弼等八王。戮其男
納其女。劉彧高洋惡。犹弗若。竟全腰領。享年三
十有九。兄弟之間。報施懸爽。豈遂無天道乎。內

侍吳懷恩擊楚潘崇微攻柳虐子勤兵紹瑞執柄勢必敗北反見克捷抑馬氏哀微師行轍漬或天惡淫人小喜厚毒然沒身無恙所徼過矣龔爲劉謙庶子母段氏生龔外室謙妻韋氏拔劍出見而雪劍墮地上謂非常兒殺段氏養爲已子長善騎射長身垂手過膝後果代兄隱有國蘇章建功曲承美就俘霸國之威天若牖之將望長世乃南宮白龍改元更名胡僧識書固曰滅劉氏者龔也與仁秦者胡其驗不殊蓋彼

奢窮珠玉。酷類蛟虺。立賢不斷。多男速亡。洪熙
方斧。群子方木。天宗魚肉。兆形厥躬。豈待劉鋹。
素衣白馬。始悲漢盡哉。

丁未十一月八日午閱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三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高氏據荆南

唐昭宗天復三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爲宋州團練使季昌峽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朱全忠以高季昌代賀瓌爲荆南留後

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

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荆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隣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六月，武貞節

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

事見馬氏據湖南

三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冬十月，依政進士梁

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
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
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
待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
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

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
郭增廣之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
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勅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

勅兗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渤海王九月

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修器械爲攻守之具
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
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
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
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
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

李昌與孔勅

修好

楚人攻荆南

李昌求救于

吳

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勅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趨渾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渾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季昌遣倪可福
往江陵外

郭

自開後唐
季更名季

雖欲入朝
莊宗梁處
之不從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
卒萬人脩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
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
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
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
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
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十
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

高季興欲留
郭崇韜
諫乃遣去

之甚厚。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勣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季興欲攻楚
光憲諫乃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嘗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鑼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絀於鑼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請魏王降是歲莊宗滅蜀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

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爲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旣得三州，請朝廷勿除刺史。自

以子弟爲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

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

方鄴爲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

押牙韓琪等部送蜀，資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

興殺琪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琪等舟

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

法入據夔

又齊韓琪

蜀皆唐遣

討之

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
爲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
爲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
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穀副之將蜀兵下
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三月劉訓兵至荆南楚
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
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救之江陵卑濕
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
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五月

李楚史
楚資自附
天徐溫辭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人城說高季興季興不
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
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
劉訓引兵還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

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

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

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

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

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

後唐以季興
事賜豆盧革
章說死

季興為希
等所敗詰

於楚

於唐。六月，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
萬三州。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
為節度使。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
革章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銓副使王
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
至劉郎汛，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
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
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

環請存
南以爲扞

廖匡齊拉殺
尙從嗣季興
懼而請和

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殷悅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於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爲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嗣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鬪，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贛人也。秋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巴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

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冬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以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於石首高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脩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六

月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荆南招討使

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爲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擊之不克

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

爲南平王

從誨委任梁

震

孫光憲言楚

王希範驕侈

不足慕

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遠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嘗謂從誨爲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回

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
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
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
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
國敗家喪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
求援於荆南高從誨遣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
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

王保義勸從
誨助晉高祖
討安從進

且請起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秋九月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委興睦諸道入貢過其境

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旣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脩職貢詔遣使慰撫之冬十一月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十二月丁丑以高保

融爲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三年冬十月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

兼侍中

張洎曰高季興汴州富人李讓家僮也讓爲朱

溫養子季興因得進見溫奇其才命讓子畜之

有姓朱氏其所出賤微與黠髡盜販等特以鳳

翔一戰募騎士馬景邛開岐入城門蹙敗李茂

貞知名當世後遂擁節荆南僭有十州朱溫旣

死謀阻兵自固唐莊宗入洛司馬薰等勸之入

朝梁震諫止不聽。既至京師，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以諷動諸侯爲言，始厚禮遣歸。季興斬關急出，荆南諸臣無不稱震蚤見抑後。唐滅賊義高天下，中原草竊，日月復明。南平以江漢外藩，先修述職外勤事大之禮，尚寄思漢之忠，未可謂非正也。莊宗難作，季興懷貳，遂殺魏王使者韓琪等，邀留蜀。物明宗攻討楚殷，出師連歲，戰鬪竟以三州臣吳。季興享年七十一，始奴隸于朱氏，繼屏翰於唐朝，世方幸其出谷，遷喬少知。

順逆晚節不勁。又附他族一人。三反其猶。有妾婦之行哉。從誨襲位。不改父德。委任梁震孫光憲。政事無闕。可稱守文。然便道掠貢。所向稱臣。諸國目謂高賴子。君長江表。蒙譏賤人。父子不振。亦是羞矣。李興人。見唐莊宗。議其矜伐游辯。享國不終。楚王希範驕侈。從誨鑒之。捐去玩好。人君不知所亡。不知所興。荆南雖小。幸而久安者此也。漢田敏遺從誨五經。從誨謝曰。予所識。不過孝經。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

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怒其譏已大卮罰
之彼實心肆而姑以爲戲也歷觀高氏亦克守
四言者哉

徐氏墓矣

唐羅漢就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

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爲子行密長子

崔僧之行密謂其將徐淵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

人岳凌屋必不長交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三終

楊行密以子
氏子賜徐
淵名曰知
勳孝得

歐陽修通鑑本末卷之百二十三

始之名也。故詩云：『君子之德，無疆。』

憲政事無闕，可稱守文。然便道掠貢，所向稱臣。

諸國曰：『謂高賴子君長江表，蒙譏賤人。父子不

振，亦是羞矣。』季興人見唐莊宗，議其矜伐，歸

事國不終。楚王希範，驕暴從諂，擊之擒去，玩好

四言香。楚所亡，不知所與。荆有雖小，幸而久矣。

表，亦費心。觀而鼓，以爲。淵也。皇。贈高。月。亦。夜。守。

承。歸。前。輩。喪。滿。而。不。益。發。其。難。日。大。國。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四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徐氏纂吳

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

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爲子行密長子

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

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

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答而逐之及

楊行密以李
氏子賜徐溫
溫名曰知誥
以勤孝得寵

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嘗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爲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

行密
不應
顯乃

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
性褻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
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
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
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顯言於行
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
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
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
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

嚴可求取牒
召渥

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卽與溫
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冬十月
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
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其請宣諭使
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
兼侍中弘農郡王

鍾傳養子延
規降淮南渥
遣秦裴擊鍾
匡時遂虜之

三年夏四月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爲江州
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延規恨不得立
遣使降淮南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

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於蓼州。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欲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以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南海諸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旣得江西，驕侈益甚。

楊渥旣得江西驕侈益甚

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

溫謀

誅

范思

璿

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
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勲舊顛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
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
地爲射場顛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
使朱思勅范思從陳璿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
陵顛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
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開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
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勅
等飲酒祐數思勅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

顯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顯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槌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顯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顯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其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顯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顯集將吏於

張顯遣其黨
紀祥弑溥圖

立嚴可求

乃

府廷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
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
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
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
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
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
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
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旣至可求跪
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

顯出溫於外
可求以計留

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向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請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張顥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

公○屬○之○時○副○使○李○承○副○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
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
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
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
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
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溫○可○求○喚○曰○責○溫○曰○古
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
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
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

溫使可求結
鍾泰章斬顯
轅紀祥等

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顯。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彭城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顯於牙堂。並其親近。溫始暴顯弑君之罪。轅紀祥等於市。請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處。

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顥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顥與溫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右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獄酷濫，縱親兵剽掠市里。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

溫以軍旅委
可求財賦委
駱知祥

溫擢鍾泰章

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賞薄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是歲弘農遣軍將萬全感齋書問道請晉及岐告以嗣位

二年春二月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

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
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
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

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憲王舊
將有大功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
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
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遇

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
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溫怒以淮南節度副
使王檀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
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副使徐
知誥爲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夏五
月李遇少子爲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
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典
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
以徇不然隨蕘納歙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

徐知誥以宋齊丘王令謀王謀議馬仁裕周宗曹宗為腹心

之。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脩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宗為腹心。彭城人宗漣，水人也。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

劉威陶雅請
入朝溫厚待
之遣還鎮

劉威威由是爲帥府所忌武譖之於徐溫溫將討之
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
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
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
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訥蘇州人也溫與威雅
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
溫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溫
遣威雅還鎮

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

使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秋
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爲營內水陸馬步
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兼侍中、齊國公、鎮潤
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
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
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
長年，或育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美者。」

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奪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撾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窮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劔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

知訓埋暴
瑾殺之餐
反等入討乃
自劍

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
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途舉劍示知誥
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
朱瑾遣家奴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
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爲靜
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
冬貯於幄夏貯於幃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置
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喜瑾
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

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
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
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
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
除害。王懼。以衣鄣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
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
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
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
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卽日引兵濟江。

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

代知訓執吳政沉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

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

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

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

破楚冀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

其諸子秋七月吳徐溫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

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

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

可求殺
誠

人行誅
誥可求

知訓事

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濶，州團練事，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滑，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

天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智誥以錢
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
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
三十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
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
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
以爲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
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
以鐵筋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

知誥謀出可
求不果乃以
女妻其子續

而知也。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旣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嘗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卽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
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歲用
丑改諡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
母爲太妃以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
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
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
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爲內樞使營田
副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監鐵判官駱知祥爲中書

有才氣
而出之

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爲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
記殷文圭爲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爲知制誥前
駕部員外郎楊迢爲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
也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爲廬江郡公溥爲丹
陽郡公溥爲新安郡公澈爲鄱陽郡公子繼明爲廬
陵郡公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爲
它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冬十月出濛爲楚
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

省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
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
朝議當爲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
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
顛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
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爲
舒州團練使己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卽吳玉位尊
毋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

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李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秋七月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

翟虔無禮于
溫強徙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
命白沙曰迎鑾鎮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
翟虔爲閣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
甚急至是王對溫名爾爲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
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
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斬
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
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遣之醫藥金帛相

陳彥謙臨終
請溫立己子

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爲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
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
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
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
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
也嚴可求又行軍副使徐侖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
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

賜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
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
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
俟旦上之是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
贈溫齊王諡曰忠武十一月庚戌吳王卽皇帝位

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
帝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
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
督中外諸軍事十二月吳主立允廬江公濛爲常

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瑛爲建安王。

五年春正月，吳主立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爲南陽王。夏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

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爲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並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

善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請金陵。除父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劔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

知誥壽知詢
不誤

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延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
爾所為告我者亦延望也。遂斬延望。壬辰，吳主加尊
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太和。十二月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
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
它器均之。蹠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
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
人申漸高徑前為誑諧語，掠二酒，各飲之。懷金鍾趨
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通鑑七事

卷一百一十四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爲太子。冬十月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爲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

寺曰徽賢寺

秋九月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

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十一月吳中

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執政如徐溫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

同平章事王令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
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
景通
十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
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八月吳
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一月吳以誥
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使知
誥辭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

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二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
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吳人多不欲遷
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
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二月丙子吳主遣宋
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
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
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
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

周宗知知誥
意欲諷傳

禪齊丘惡其
先已請斬宗
知詰不得已
而出之

李建勳徐玠
等屢陳知詰
功業復召用
宗

徐知詢卒

吳越幽揚濠
州

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
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詰愕然後數日齊丘至
請斬宗以謝吳主乃出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
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詰功業宜早從
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詰由是疏齊丘吳主詔
徐知詰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詰疑有
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夏六月吳徐知詰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

封歷陽公。幽於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太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知誥使陳覺
輔子景遷

或請知誥厚
知誥

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
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
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
子嵩攜衣筒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嘗戒門者止
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小當國故屈
吾子以誨之耳 秋七月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誥狎
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
誥聞之怒召知誥左右詰責知誥懼或謂知誥曰忠
武王最愛知誥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

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諤感悟，待之加厚。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諤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諤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諤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三月，吳徐知諤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爲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夏

高從誨勸知
誥卽帝位

周本不肯推
戴知誥其子
弘祚強之

四月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卽帝位。冬十
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
西都。十二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
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
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
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
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
功德請行冊命又請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
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

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黯、人周廷玉爲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二月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璩如西都，冊命齊主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三月，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孝忠武王溫曰太皇帝，明德太

王令謀勸誥
受禪

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六月諸道副都

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

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八月吳歷陽公濛知吳將

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

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

之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

君來何爲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

於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爲悖

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棕殺濛妻子於和州誥

周弘祚執徐
送江都誥

郭棕殺

歸罪於棕。貶池州。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

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

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

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

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謀卒。丙寅

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

即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

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册詣吳主，稱受

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高尚思玄弘古

老病
致仕未

德誠等
即帝位

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瑛等十二人皆降爵爲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

請詰遷
皇后太子
絕其昏不

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
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
丘大司徒齊丘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懟聞制
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
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
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
於它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
王后宋氏爲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
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尉尚書令吳王

揚璉妃聞呼
公主則流涕

同本不忠子
吳懼恨不卒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三月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琳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丙寅唐以待中吉王

景遂參判尚書都省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

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著未備吳讓皇

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五月戊

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
皇使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興爲鎮海留
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馮思讓爲丹楊宮
使徙讓皇居丹楊宮宋齊丘復自陳爲左右所間

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
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
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
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羣臣爭請改府寺
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請更姓羊徐玠

楊嗣請更姓
手徐玠斥其

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爲齊王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爲

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
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
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哀如父母
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
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
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
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
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
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無有功於吾朕安

謚欲祖吳王
恪

能啟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主欲祖吳王恪
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
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
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擢唐主又以歷
年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
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三月庚戌唐主
追尊吳王恪爲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廟
號及諡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張溥曰徐溫少販鹽爲盜楊行密起合淝往隸

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城陶雅之徒。號三十六
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顧以密策殺朱延壽。見
親愛。預謀議。行密寢病。平生舊將皆戰守在外。
溫居帳內。遂與張顥叅立。渥功。渥陵。茂勳。舊溫
顯弑之。溫復委罪於顥。結鍾泰章行誅。彼不戰
而冒功臣之賞。同逆而避弑君之名。使先王寄
以心膂。國人不知爲賊。亦奸人之最雄也。知誥
李榮子。流寓濠泗間。行密收養之。賜溫爲子。勤
孝積寵。竟代溫執國政。雖知死于朱瑾。知詢

知諫疾死。若有天幸。然溫未時。知誥卽潛收衆心。知詢握兵。據上流。知誥徵還江。卽金鍾置毒。撫棺誚讓。圖害徐氏諸子。不遺餘力。徐溫陰謀。一生盜攘國柄。臨沒。撫膺意謂。司馬懿雖死。師昭正強。代有吳者。必已子也。假手撻取。反出異姓。不亦笑自爲之愚。問鼎何益哉。知誥照鑑悲老。急望篡位。始市德如田恒。終謀禮如王莽。至遷楊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又族殺之。則零陵汝陰。不甚其酷矣。宋齊丘贊。

誥竊國。妬周宗先已。上書諫正。旣悵惘失慮。又
請斥遠楊溥父子。以沈約之諂。欲效荀彧之智。
多見其詐而鮮耻也。知誥女爲吳太子璉妃。後
封永興公主。女聞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其
志慘豈異黃皇室主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五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啟二年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
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
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

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
建鋒馬殷皆從

楊行密擊斬
孫儒劉建鋒
馬殷走洪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破其黃
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
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
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
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爲
謀主北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
使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
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請勛勛等以牛酒犒師

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與翼軫間。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君許吾屬還。士卒皆歡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

勛據邵州使其將屯定勝鎮以扼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

蔣勛攻定勝寨破之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

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

贍袖鐵槌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爲

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蹠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

下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

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

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

詳私陳贍

非殺之諸

殺贍迎張

爲留後佶

髀乃讓殷

驥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殷乃使
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五月馬
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
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帥將吏拜賀。後爲行軍司
馬。代殷將兵攻邵州。秋九月。以湖南軍留後馬殷
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
揚行密成汭之疆。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
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
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脩霸業。則誰與

爲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夏五月，湖南將

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爲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爲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爲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群蠻
伏兵千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
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
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冬十一月馬殷遣其將
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
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
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脩好
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李瓊等將兵七

殷遣秦彥暉
李瓊擒斬王
建武陳可璠
劉士政出降

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緝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

李瓊爲桂州刺史未幾表爲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請馬殷言未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爲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殷從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弟賓性沈勇事孫儒爲百勝砦

遣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賓泣曰賓淮西殘兵

馬賓

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見聲問。賓事大
王。人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賓歸長沙。行密親
餞之郊。賓至長沙。殷表賓爲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
貢。天子賓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郡接。不若與之結
好。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
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
勿爲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
玕本赤石洞蠻酋。鎮南節度使鍾傳用爲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

殷爲楚王五月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

南面都招討使臨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

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爲監軍將水

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

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

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

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

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潘帥戰艦三百

彥暉黃端
淮南兵
知新劉存
挑不羈而

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至越堤北。彥暉

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遙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引兵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彥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王。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弘農王之腹

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楚王殷

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武貞節度使

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

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秋七月雷彥恭

攻岳州不克八月辛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克

本道招討制置使九月雷彥恭攻潯陽公安高季

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爲事荆湖間

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

與楚王殷討之冬十月高季昌其將倪可福會

詔高季昌馬
殷討雷彥恭

雷彥恭之降
於淮南遣冷
業李饒來救
許德勳擊斬
之

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冷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冷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遊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

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乙亥楚兵寇鄂州

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雷彥恭引沅江環朗

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

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竄內外。舉火相

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

彥暉虜其弟彥雄送於大梁。淮南以彥恭爲節度副

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

楚。楚始得澧朗二州。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

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

殷奏於汴荆襄唐鄧復州。置回圖。運茶於河南北

秦彥暉
秦彥恭

淮南
茶
回圖

殷遣德勳擊
荆南季昌請
和又遣呂師
周取劉隱六
州

賣之以易縵纊戰馬而歸仍歲貢二十五萬斤詔
許之湖南由是富贍九月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遣
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
水軍擊之至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
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
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土宇旣廣乃養士息民
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
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

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
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袁州刺史彭彥章
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爲西南面行營。招討
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
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
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
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
不若乘其銳而用之。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
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陳先使羸兵嘗

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躪，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犇楚楚王殷。表玕爲郴州刺史，爲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爲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

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賓爲左相存爲右相殷遣將
侵荆南軍于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
至白田而還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鄴破淑州蠻
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
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
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
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冬十二月
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賓爲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宋鄴昌師益
降楚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帥衆降於楚
楚王殷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淑州刺史夏四
月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
鄴四面行營都統冬十一月吳淮南節度副使陳
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攻楚王殷遣水軍
都指揮使楊定真救岳州璋等進攻荆南高季昌遣
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荆南遣撫州刺史劉
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

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瑋知之舟二百艘駢
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秋八月楚

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
練使呂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
之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
米志誠帥諸將討之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

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以
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大掠而還德勳

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黃州鄂人不知
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
鄂人不敢逼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
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
而還

龍德元年辰淑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
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

用高郁策
國用富饒

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
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
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
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
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
盛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使史光入貢過荆南高

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

事見高氏據荆南

六月丙申

封楚王殷爲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詵副使王環等將

水軍擊荆南高季興

事見高氏據荆南

夏四月吳右雄武

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

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

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

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

章歸吳求
楚還其二
人

德勳料殷諸
子必爭

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季興。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度副使判長沙。

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

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曰譖之於希聲希

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
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
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
老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
命殺郁於府舍榜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
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
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
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太慟曰吾老老政非已出使我
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馬殷卒遺命
諸子兄弟相繼

馬希聲襲位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
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爲起復武安
節度使兼侍中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
兄弟相繼寘劍於禰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
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
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丙戌馬
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十二
月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
加兼中書令

禮
希聲居喪無

希聲等希範
葬也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鷄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鷄爲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鷄臠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九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希旺爲希範
遣責憂卒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兼
中書令。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
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
於袁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
遣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聽解其軍職
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
而卒。

魏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
希範爲楚王。

希範欲
圖之其母華
夫人請罪乃
免死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範
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
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誠侵蒙桂二州希範
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
五千如桂州希範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
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
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
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
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秋七月庚寅楚

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

平靜江等軍事

彭夫人卒希
範始縱聲色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
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
之飲內外無別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
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綬
開府置官屬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溪錦州

希範以拓跋
恒等十八人
爲學士

蠻萬餘人寇辰澧州。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
指揮使劉勅、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
之。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其護軍都統
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
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勅等
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勅
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
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
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

爲賢厚恤其家

劉勅敗彭士
愁羣蠻服於

楚

五年春正月楚劉掠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溪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曷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二月劉勅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爲溪州刺史以劉勅爲錦州刺史自是群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

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簞秋冬用木綿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爲長轡大槩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入子人爲銀鎗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人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幃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甲度不足重爲賦歛每遣使者行田尋以增項畝爲功

希範奢恣厚
穀拒跋恒上
書怒不與見

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
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
自存自西祖家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
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
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者爲兵惟貧弱受刑
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
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
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
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

耳不聞鼓聲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
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
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
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
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
四方所笑。王大怒。叱曰。恒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
區弘練曰。王遂欲而懷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

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冬十二月楚湘陰處士戴偃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

張少敵
袁友恭欲
立希萼劉彥
等欲立希
廣固爭不從

拓跋恒言希
廣當讓希萼
不從

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
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爲最長
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瑁天策府學士李弘臯
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
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
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瑁
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
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
彥瑁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他人得之

與曰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
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
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秋七月甲午以馬希
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
書令封楚王冬十月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
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
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犇喪乙巳至
跌石彥瑫自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延誨等將水
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

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調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

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脩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希廣將文希
廣妻苑氏諫
不聽赴井死

希廣戒王贊
勿傷希萼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
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
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爲人所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
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
已劉彥瑫李弘臯等固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
王贊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
破希萼於僕射河獲其戰艦三百艘贊追希萼將及
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贊環之子
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

屢交
屢交
屢交

希萼誘羣蠻
攻益陽陳璠
敗死

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

太尉。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

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

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

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

戰于淹溪璠敗死。馬希萼又遣群蠻攻廸田秋八

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

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

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

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

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

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

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

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

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

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

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

希萼稱藩于唐乞師攻楚
之命何敬洙助

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譚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復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繼攻岳州，刺史王贊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贊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

人贊曰亡父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
相容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
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贊敢
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
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
兵軍于嶽麓朱進忠召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
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
津屬于南津以馬希嶽爲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
彥溫將騎兵屯驪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

劉彥瑁故子
希萼

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
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
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瑁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
營都統彥瑁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
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瑁厚賞之戰艦過則
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
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瑁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
之風回反自焚彥瑁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
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希廣平日罕頒

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
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
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宅
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
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給其衆曰
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
旣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
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
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

周

欲爲
死許可
聞之遂不

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可瓊德勲之子也

初蠻

酋彭師高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
以爲疆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高常欲爲希廣死
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
高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
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
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
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
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

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高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內應。一旦彭師高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

是邪師鬻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
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
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
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
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貞
等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
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
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
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劍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

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
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
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彥瑫按
兵不救滌士卒饑疲退就食彭師鬪戰於城東北隅
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
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
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爲灰燼所
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駢口引
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

彥瑁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
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
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
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鬪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
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
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臯弟弘節都軍判官
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
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
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

唐殺李弘

云節唐昭

楊滌鄧懿

希廣
忠諫

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
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
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嚮食李弘臯弘
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
希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
對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答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
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
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曷葬之於瀏陽門外楚王
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直爲朗州牙內

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怛欲用之怛稱疾

不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二月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
記劉光輔入貢于唐三月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

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

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楚王希萼

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

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

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資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

希萼以軍府
事委希崇

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竊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顯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鈇在門外。希萼使彥顯同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

逢周行逢
歸朗州黜
光贊奉光
知州事

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逢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且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逢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逢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萼兒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爲

遼周行遠
傲真廢光
迎劉言為
使

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
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
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武
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
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
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
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
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秋九月楚王
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

徐威等殺謝
彥顥囚希萼
立希崇爲留
後

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
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
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
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
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蹙齧馬十
餘人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挺聲言繫馬奄至座上
縱橫擊人顛踏滿地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
彥顥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
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

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

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

欲與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

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卽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

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勅等十

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

與王逵等皆以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旣襲位。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

謹事希

匡凝與
立希萼

衡山王

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彭師暉雖免死，猶杖背出。爲民。希崇以爲師暉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暉殺之。師暉曰：「欲使我爲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馮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爲兵，與師暉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斷江爲界，編竹爲戰艦。以師暉爲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剽官劉虛已求援于

不懼徐威

請兵

唐

希崇請降
兵入醴陵

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
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
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王命邊
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冬十月唐邊鎬引
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
學士拓跋恒奉牋請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
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
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
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

官共賀

高遠

建勳

禍

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
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
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
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
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
卽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
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
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
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叩拜謝，其主驕。臣佞如

唐潭人惡希
萼請邊鎬爲

帥

邊鎬趣希崇
帥族人朝

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已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
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唐邊鎬趣
馬希崇帥其族人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
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
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鬪鬪困窮自
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
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
川谷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
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

使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
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
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
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
瓊方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
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
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
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
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

懷恩進兵
希隱許可

於全州南
有嶺南

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
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覩
茲傾危恐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
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
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
可瓊帥其衆夜斬關韓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
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
之地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晟將兵如
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

自潭州東下。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馮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馮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曷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贊獨後至，唐主毒殺之。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徽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唐遣鎬發兵救之。崇徽敗唐兵於義章。

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
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
州初家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
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赦湖南金帛珍玩倉
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
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
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彥減士卒糧賜
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
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

滅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東蒙潛

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鬪且命鳴鼓角朗

進等以爲將脫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

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

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

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

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

逵曰厚遇之唐主旣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

朗請爲王
前等取湖

朗州

不果

唐主欲罷桂林之役斂益

陽之戍以旌

節授劉言孫

晟贊之以馮

延巳言乃止

唐主侯訓敗

張巒逃歸

唐主侯訓敗

陽以固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

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

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虛用其力非所以副來

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

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

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

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

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

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

歐陽廣口鎬
必喪湖南唐
上不報

蠻收散卒數百，犇歸全州。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唐王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

劉言王逵周
作逆等遂退
始盡復馬氏
許其北故地

敬真張傲滿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
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
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
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汝州酋長符彥通爲援行逢
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
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
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瑁爲群
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
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爲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

勲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
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高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
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
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
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
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
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
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爲行軍
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文岳

南漢將潘崇
徹大敗王逵

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
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
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
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爲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
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
徹救之遇于壕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
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潭州
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

唐
卒於

事許之。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
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使，
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安節

度使，何敬真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

馬

初，王逵既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真爲靜江節

度副使，朱勣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爲武平節

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瑋各置牙

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飲酒

何敬真、朱全
瑋謀作亂，王
逵用周行逢
討斬之。

通鑑記事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逢文表事達親愛之敬真與達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達之彊疑達使敬真伺已將討之達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達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真全琇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達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爲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

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達出郊迎相見甚歡
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
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
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囚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
達乘敬真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
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大帥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
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 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
徇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王逵遣使
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及人

遼殺鄭玟
劉言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傲言於王逵，
真傲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傲，公宜備之。
夏四月

庚申，逵召傲飲醉而殺之。
夏六月，王逵以周行逢

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玟，執武安

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
秋八月，王逵遣

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

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

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

其所請，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

殺劉言於朗州。

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五

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

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是歲湖南大饑民食

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

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

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

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

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周行逢知潭州開倉賑民

張洵曰劉建鋒之難衆推張佶佶忽爲

傷髀語諸將牒召馬殷立爲留後湖南國祚繇

此而越天意有歸倉卒轉屬佶可謂知興矣殷

全以材勇事孫儒爲賊梟銳不聞大度獨決策高

郁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視成汭楊行密茂如無

有繇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竟以功名終身彼

誠取資富強挾持者重奉天祐之朔修四隣之

好用知自全幸無蹉跌亦非偶然也殷臨殂真

劔祠堂遺命諸子兄弟相繼違者必誅然殷未

疾病長子希聲已擅殺高郁國之謀王無故族
死子利父亡目久無殷獅子反昨先戮耆老又
安能保百歲以後群昆恭友念父遺言永無失
墜哉希聲襲位慕朱温食啖居喪不哀日烹五
十鷄卽其一事無禮甚于魯昭公漢昌邑何以
能久希聲驟逝希範不長主國之次當在希萼
劉彥瑋等忽立希廣以唇爭端潭朗相攻累年
不息希廣懦弱遇言希萼束身歸唐兄弟窮鬪
促數分崩惡不及劉晟禍則等王職門兵

有兩敗無兩全。驟來然矣。馬希振殷之父子長而賢。殷寵袁夫人。越次立希聲。希振棄官爲道士。希聲希萼希廣弟也。痛兄交爭。屢遣使諫。不從。疽發背卒。苑氏希萼妻也。泣止用兵不聽。遂赴井死。以同氣仁讓之風。令妻藥石之助。可使頑夫革心。凶人改聽。而死不見答。獨希崇狡險。尺書激譽。喪國無怨。大抵骨肉構隙。其人至愚。惡聞敦睦。喜信離間。衆正力匡。不敵一夫讒鑠。是以論楚譚朗者。與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悲夫。